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九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郊特牲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姚氏際恆曰大羅氏一段似不涉蜡祭之事天子樹瓜華又不接詔告之事且文義多未詳不必強解

陸氏奎勳曰周禮羅氏蜡則作羅襦今訛羅爲鹿訛襦爲女其義難通天子樹瓜華作羅氏詔告之辭亦

誤

姜氏光錫曰諸侯鳥獸之貢屬大羅氏掌之草笠亦草野之服故貢使服以獻歲功也此下又因蜡息而推之也註曰鹿者田獵所獲女者亾國所俘客謂貢使也言客將返羅氏以二者致之詔使告其君而戒曰好田獵好女色者必亡其國也周氏曰周官羅氏蜡則作羅襦羅者鹿所獲襦者女所服故致此以戒之非以鹿與女致也愚按二說不同周氏稍安樹藝也瓜華周官果蓏之屬天子所樹唯此者蓋取供時用而已非可收斂久藏之種類也若可斂藏而樹之

是與民爭利矣舊說此亦令使者歸戒其君之詞也

方氏苞曰周官羅氏蜡則作羅襦盡鹿則與羅並致女則但以襦致而申好田好女之戒也舊說亡國之俘女未安滅國而俘其女又致于眾以爲戒王政不宜有此　又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自爲之節舊說亦令使者歸戒其君之事誤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移以豉反既蜡而收絕句

彭氏汝礪曰案蜡說不同天子大蜡八疑通四方及

四維言之此言四方舉正位耳大槩蜡祭之禮先嗇爲主司嗇從祀凡水土之神與夫善制禽獸草木昆止者悉迎祭又享及農夫與掌田之官掌禽獸草木之官大羅氏者掌禽獸之官也樹瓜華者掌草木之官也故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一方不順成則八蜡不通謂鈌此一方之蜡禮也

余氏心純曰民息已民自息也不興功君子之息民也

徐氏師曾曰此章皆言蜡祭自黃衣而上言報本之事因神之相其功于幽也自黃衣而下言息農之事

因民之致其力于明幽明皆得此蜡祭之所以爲善
也
姚氏際恆曰移寬縱意與玉藻疾趨則欲發而手足
毋移移字同鄭氏以此移字爲美以玉藻移字爲靡
迤皆未然
姜氏兆錫曰此節結言之也記志也不通者塞也皇
氏謂爲蜡以記成功若其豐不成則不爲蜡也移者
寬動之義也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
民而飲夫子所謂一日之澤是也收猶斂也既蜡收
斂積聚民皆休息矣乃欲與起事功得乎　陳氏曰

八蜡不通猶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之意也

方氏苞曰移民者鼓之舞之使民樂事勸功而不能自已也　又曰故既蜡君子不興功以此知十有二月蜡乃夏正也蓋至酉月則公私土功皆畢可報諸神息民以為一日之樂一切功役皆不興矣若蜡用亥月則過此以往正索綯乘屋公旬三日之期也其誤蓋由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不知是乃秦國之法呂氏之書可執以決先王之典禮乎疏所據惟既蜡而收然記謂山林川澤蓏材木材凡蓄之物無不備收非謂農收也若農收則唯稻之再

孰者至十月而收耳

齊氏召南曰鄭引此文以證大宗伯而誤曰祀四方賈疏云作祀誤也按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即指蜡祭故鄭以蜡解之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于神明者不可同于所安樂之義也

姜氏兆錫曰耆悅也謂質而無味不能悅口也武大武之舞也威嚴之地非以爲安禮法之器非利其便

凡此皆交神明之義明與凡所安樂者異也

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于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菹莊居反醢音海

孔氏穎達曰周禮天子朝事之籩麷蕡白黑土產也鮑魚則水產也但籩之所盛陸產甚多

姚氏際恆曰此言天子之恆豆加豆也鄭氏執周禮醢人之說與此不同遂以此屬諸侯謬矣

姜氏兆錫曰此章推釋祭禮之義也恆豆常進之豆

加豆加進之豆也按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薦腥時薦朝事之豆八薦熟時薦饋食之豆八酳尸時薦加豆八羞豆二舊註以恆豆爲薦腥薦熟時之豆而以加豆爲酳尸時之豆此也但此所稱豆實水陸與醢人所掌不盡合蓋約舉之詞或爲異代之制也加豆陸產亦謂菹也非食味之道與檀弓用明器之義畧相類餘見上下

李氏光坡曰周禮醢人鄭註云全物若牒爲菹肉菜通稱天子恆豆加豆水陸雜錯與此文異卽儀禮聘禮公食大夫禮八豆亦與此文不同恐記者以多言

之舉其大都耳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槀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乎神明者不可同于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後宜

姜氏兆錫曰未有酒醴先有元酒明水未有黼黻文繡先有疏布是本始也明之者以神明事之也雕鏤也幾者漆飾之幾限也宜猶稱也餘並見前　孔疏曰元酒明水之尚明水在五齊之上元酒在三酒之

上也疏布之侗冪人云疏布冪八尊禮器云犧尊疏

布冪是也陳氏曰禮之初有明水而已明水而後有

元酒又有五齊又有三酒則事神備矣明水者陰鑒

取于月之水元酒者黑黍和于水之酒也愚按諸說

皆以元酒明水爲二物而唐氏以謂周禮有明水而

無元酒司爟掌以燧取明水于月以供祭大司寇凡

祭奉其明水火皆不言元酒又玉藻凡尊必尙元酒

亦不言明水明水元酒非二物也然如唐說則此文

何必並稱元酒明水且其說又以加于齊謂之明水

加于酒水謂之元酒以文之則更曲矣據陳氏所稱

元酒元酒蓋泛齊也禮運歷言五齊三酒之位其文云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元酒卽泛齊可知也其下醴卽醴齊醆卽盎齊粢醍卽醍齊澄卽沈齊酒則卽三酒也泛齊所以謂之元酒所粢泛然于上未成爲酒猶水之色與泛此文言酒醴之美亦自醴始明泛齊爲本不與乎美之數也肉汁未致爲大羹粢酒未成爲元酒但未致未成而已要不離乎羹酒之意故謂之元酒大羹也若執水而謂之酒將亦可執水而謂之羹耶且明水自謂之水不名酒而周禮鬱鬯及五齊三酒對文則異名散文通謂

之酒故鬱鬯曰鬱鬯之酒五齊曰齊酒歷考經傳惟儀禮記元酒爲水亦不言即明水也而顧妄疑明水元酒爲一物也何哉

任氏啟運曰天子諸侯廟祭禮亡前後最難通曉今畧參諸書條其次序先一月十日得吉先十日戒尸遂齊先三日卜尸卜吉宿尸申戒與祭者先一日省牲視滌祭之日宗伯省牲鑊后視豆籩立賓佐迎尸樂作尸入遂祼衆尸以次祼祼用圭瓚鬱鬯尸祭之啐之奠之一獻也后祼用璋瓚亞獻也王出迎牲祝延尸于堂后薦朝事之豆籩牲入至于庭以幣告王

親射牲執鸞刀毛牛尙耳祝以血毛入告于室王北
面事尸祝取膟膋一燔燎入詔神于室出墮于主前
王洗肝于鬱鬯燔之爲制祭祝升首于室出又薦血
王割牲薦腥再分之薦肆爓之薦爓王以玉爵酌著
尊泛齊獻尸三獻也后酌醴齊獻尸四獻也以上爲
朝踐退而合亨薦熟行饋食禮陳鼎俎黍稷王北面
事尸于堂祝索祭于祊大合樂祝獻幣告于室延主
人與王入室事主爲陰厭祝酌斝奠于鉶南出合尸
如食間祝合黍稷再燔燎迎尸入爲挼祭尸舉奠斝
王拜妥尸后薦饋食之豆籩王以玉爵酌盎尊盎齊

獻尸五獻也后酌醴祭獻尸六獻也尸十五飯訖王
以玉爵因朝踐之尊酳尸七獻也王挼祭尸嘏王王
獻二王後及上公策命臣有功者后以瑤爵因饋食
之尊酳尸八獻也后薦加豆籩賓以瑤爵酌壺尊益
齊獻尸九獻也后又薦羞豆籩王獻賓正禮畢矣由
是長兄弟衆賓之長衆兄弟加爵三嗣子舉奠共十
三獻獻助祭諸侯遣歸國告利成尸出徹二簋黍于
室爲陽厭六簋黍于堂爲餕明日繹祭若時祭止九
獻無加爵其交致爵獻祝佐食旅酬皆于繹祭行之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鼎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

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于中而清明于外也
孔氏頴達曰聘禮醯在碑東醢在碑西鄭云醯穀陽
也醢肉陰也爲醯體輕清肉有形質與此異也
陳氏澔曰鬱鬯之酒有芬芳之氣故云鬱氣
徐氏師曾曰周禮司尊彝掌六彝之位黃彝居末四
時所用之次也此言上尊祭時陳列之器也
姚氏際恆曰鼎俎奇二句重出黃目爲上尊明堂位
云周以黃目蓋天子禮也鄭氏執周禮司尊彝列黃
彝于六彝之四遂謂周所造于諸侯爲上其用意用
辭可恨如此

陸氏奎勳曰家農師以黃目為龜目鑿甚沈存中筆談云予游關中得古銅黃彝其刻畫大體似繆篆文又如欄盾所畫廻波曲水之文中間有二目如大彈丸突起煌煌然所謂黃目也

姜氏兆錫曰黃目周禮名黃彝以黃金鏤其外為目因名也鬱氣謂鬱鬯芬芳之氣中謂中央之色也餘見前

任氏啟運曰鼎俎之數何休云天子上公皆九愚疑天子備物當十二以則天數鄭云九者牛一羊一豕魚一乾腊一腸胃一膚一鮮魚一鮮腊一愚按天子

尙有馬牲犬牲與雞皆正鼎則十二特與奇數不合耳或尙有𦎧臐者與諸侯七牛羊豕腸胃膚魚腊大夫五羊豕膚魚腊其腸胃從羊士三豕魚腊俎各當其鼎又有陪鼎三膷牛羹臐羊羹膮豕羹是鼎奇而俎亦奇也周禮朝事之籩八麷熬麥蕡麻子稻白稻黑黍形鹽膴生魚鮑堅魚鱐乾魚饋食之籩八棗乾棗桃桃諸梅梅諸榛栗加籩八菱芡脯脩各二羞籩二糗餌粉餈朝事之豆八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八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八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雁醢筍菹魚醢羞豆二

酏食糝食天子之豆二十六上公十六諸侯十二上
大夫八下大夫六是籩豆皆偶也恆豆饋食所薦加豆酳尸所加水產陸產與周禮不同鄭謂彼天子禮此諸侯禮相變也陸產者陽配以陰水產者陰配以陽亦相濟之義

祭天掃地而祭焉于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姜氏兆錫曰鹽煎鍊而成故曰煎鹽視醯醢則人功少矣故曰天產也鸞鈴之刀聲和而後斷故其義可

貴餘亦見前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冠義之冠古亂反下始冠冠而冠子冠禮皆同齊側皆反又緌耳佳反敝婢世反

陳氏澔曰緇布冠不用笄用頍以圍髮際而結于項中因綴之以固冠耳不聞有垂下之緌也玉藻云緇布冠繢緌是諸侯位尊蓋飾故也然亦後世之為耳

徐氏師曾曰用之者不忘古也敝之者時制也

石梁王氏曰冠一段當附冠義

姚氏際恆曰玉藻言緇布冠繢緌則此言無緌者殆

貳屬大古與士冠禮乃易服服元冠元冠帛爲之易
其緇布冠爲元冠以見君其居常必仍服緇布冠敝
乃棄之其此與士冠禮合
姜氏兆錫曰此章釋冠禮之義也緇布冠古齊時之
冠其冠緇布爲之不用笄但用頍以圍髮際而結于
項中因綴之以固冠故無垂下之緌而後世加之以
緌則異矣此冠初冠暫用之示不忘古也冠畢則易
服元冠而此冠敝棄之可已玉藻緇布冠繢緌諸
侯位尊故盡飾也然亦後世之爲耳
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

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適丁雁反醮子妙反朱子曰北本無適子字加有成也有備尊字子冠而上有巳字敬其名作成人之道也蓋傳誦之誤也案南本皇侃本北本無生本

陳氏澔曰酌而無酬酢曰醮

姚氏際恆曰孔氏曰若夏殷醮用酒每一加則一醮于客位周則用醴三加畢乃一醴于客位按此乃誤解士冠禮若不醴則醮用酒之文也士冠禮本謂國俗不同有此兩義皆可行之非以醮用酒爲夏殷禮也諸解皆仍之非

姜氏兆錫曰此條詳見冠義喻猶曉也使之充廣志意而德稱其服也敬其名故字之所謂成人之道也

夏殷醮用酒每一加一醮周用醴三加總一醮

方氏苞曰疏據儀禮前載三加後總一醮又曰若不醴則醮用酒其禮每加一醮故謂後乃夏殷之禮也但孔子曰于斯乎有冠醮無冠醴孔子所述周禮也似周禮醮與醴並用未詳何故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

姚氏際恆曰孔氏曰委貌一條謂三加始加之冠周弁一條謂第三所加之冠皮弁一條謂第二所加之冠按此因士冠禮始冠爲緇布冠再冠爲皮弁三冠

爲爵弁故爲此說諸家皆漫不加察而仍之今試其
辨之誤有六白虎通曰夏冠飾最大毋追言其追大
也商飾微大章甫者尙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周飾最
小委貌委曲有貌也則三冠之制既別安得同謂之
緇布冠乎一也前文云大古冠布則三代之冠非布
可知二也賈公彥曰庶人雖服委貌而儉者服緇布
陳用之曰論語云羔裘元冠不以弔左傳劉定公謂
趙孟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晏平仲端委
立于虎門國語晉侯端委以入武宮董安于曰端委
以隨宰人蓋端衣委貌士以爲祭服大夫士以爲朝

服私朝服之天子至士亦以爲齊服故劉定公晉侯董安于皆得以服之范文子以杖擊其子折委笄士冠禮緇布冠有纓無笄則委貌與緇布異矣觀上二說則二冠不同三也論語云端章甫儒行云孔子冠章甫之冠則非緇布冠可知四也以周弁爲爵弁似可然其餘則非弁也五也其所配第一條言始加第二條言三加第三條言再加參錯不順六也

姜氏兆錫曰委貌章甫毋追皆緇布冠但三代名不同而制亦異也委貌一名元冠舊說委安也言以安正容貌也章明也言以表明大夫也毋發語辭追猶

推也以其形名之此三者因儀禮始加之緇布冠而明之也弁冔收亦三代爵弁之異名舊說弁名出于槃槃大也冔名出于憮憮覆也收則斂髮名之此三者因儀禮三加之爵弁而明之也家語夏收下有一也二字盡名異而制同也皮弁以白鹿皮爲弁也衣用十五升白布以素爲之裳而辟積其要中盡三代之冠服名制皆同也此因儀禮再加之皮弁而明之也家語又素積作素緌

方氏苞曰委貌章甫毋追始加緇布之冠也弁冔收再加布弁也皮弁素積三加之爵弁也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陳氏澔曰諸侯大夫之冠一如士禮行之下所謂無生而貴者也

徐氏師曾曰古者天子諸侯與大夫皆用士禮故儀禮無天子諸侯大夫冠禮非逸也　又曰謂元子世子不當用士禮引玉藻公符左傳冠頌以補之不知玉藻公符左傳所云皆後世之失成王冠頌如誠有之意者周公欲脩德故因仍夏末之禮而使祝雍作頌以勗之耳安可取以補儀禮之逸乎　案家語邾隱公既即位將

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于孔子孔子答大戴取爲公冠篇或作公符誤　又曰天子崩太子未冠則冕而踐阼不行冠禮故家語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又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所謂因喪而冠也

姜氏兆錫曰言其始冠皆以士之禮行之也大夫無冠禮而有昏禮蓋亦謂繼娶者與古大夫無冠禮則諸侯以上亦如之其有冠禮則夏之末世所爲耳

方氏苞曰喪服記大夫而有兄殤其兄若爲大夫則不降服此二條乃莽歆增竄多端以證其尊同不降

之說不足援據

任氏啓運曰成王年十三而冠晉襄公即位年十二而冠則有天子諸侯冠禮若大戴所云公冠四加饗賓三獻及自爲主降自阼階左傳所云祼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是也王太子王子冠天子爲主其禮親諸侯諸侯未冠即位年可以冠則冠而朝于王未可以冠則朝于王而即王所賜冕服以爲冠鄭云大夫有德行年未二十亦得命爲大夫則因賜而冠有冠醮無冠醴非諸侯而以適自爲主亦降自西階其節文之詳蓋有異焉而不可攷矣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成氏伯輿曰天子諸侯之元子死而無謚謂以士禮葬故無謚也恭太子戾太子後世亂法也

徐氏師曾曰古者生無大夫之爵死不得爲謚以其德未成而無可述也

姚氏際恆曰合上無大夫節爲一節解此節文者註疏悉誤宋明諸家亦多未協今以愚意解之曰此釋有士冠禮無大夫冠禮之義謂從來無大夫冠禮第

有昏禮有昏禮未詳或云備再娶何也五十始爵爲大夫冠禮行在二十時何大夫冠禮之有微特大夫無冠禮卽諸侯亦無冠禮蓋夏以前天子諸侯皆傳賢故諸侯不必皆繼世其初亦行士禮無諸侯冠禮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以正論微特諸侯之世子卽天子之元子亦士也亦宜行士冠禮蓋必有是德乃能任是位天下無生而貴者也而況諸侯乎而況大夫乎誠以夏之末造爲諸侯者因其祖父德隆子孫得以繼世而立謂之衆賢遂有未冠而父沒者所以有諸侯冠禮耳言諸侯則天子可知若大夫則擇賢如故宜

爵其人不得繼世因其德之殺也所以無大夫冠禮也辟如謚典謚及無爵者此今之失禮也若古周初則生無爵死亦無謚言此以況今世有諸侯冠禮之失古者諸侯與大夫皆無冠禮也以上言冠義記後冠義蓋拾此之餘也此可摘出以爲冠義一篇

姜氏兆錫曰貴雖天子之適長亦待士之冠禮況諸侯之子乎天下無生而貴者立侯繼世以能法先世之德而已豈虛貴哉以官爵人必隨其德之大小爲降殺而乃不問其德位死必有謚則今日之變禮也殷以前大夫以上乃爲爵死則有謚周雖爵及命士

死亦無謚此皆古制也

方氏苞曰殷道或生或及雖天子亦然則古者繼世以立諸侯必擇其能象先人之賢者而立之不專與子也微子之命曰惟稽古崇德象賢微子以支庶承商統故首發此義以明建國以賢乃古之道可與此記相證以官爵人官字疑有誤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姚氏際恆曰此合論語義以爲質禮以行之之義

姜氏兆錫曰禮必有義禮尊則以義可尊耳玉帛俎豆之類各有厚薄多寡之數人皆可見也而義之精者不學則不知也祝史能知之乎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故義不可不知也此總結冠義以下也

李氏光坡曰此因章首冠義二字而推明之蓋儀禮所列其數也此所言其義也下文言昏亦是義也故疏云記人因上起下於中說重禮之義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九

浙江書局刊

瑞·清校

孫祖燕校

許碩儒校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郊特牲

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于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石梁王氏曰昏一段當附昏義

姜氏兆錫曰此章釋昏禮之義也附託也託于遠嫌也厚重也重其有別也幣誠辭腆告示之以正直誠信者唯信乃能盡事人之道而有爲婦之德也

鄭氏曰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

方氏苞曰附比附也以遠相附唯夫婦爲然　又曰告以直信者欲其以信事人也蓋婦德莫重于信終身不改信之至也集說失之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迎魚敬反　先來見反

徐氏師曾曰親迎以明義則關乎天地君臣之大此義之所當重也

姜氏兆錫曰先謂倡道之也

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

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摯音至亦作贄

陳氏澔曰有別則一本而父子親親親之殺則義生禮作而萬物各得其所矣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別故也

姜氏兆錫曰執摯奠雁也敬章別者行敬以明其有別也

李氏光坡曰此數語至要以古言之衛靈晉獻烝報無別雖總予中生之賢父子能有親乎不親則顛倒錯亂能有義乎不義則殺適立庶能有禮乎衛為狄

滅男女遺民止七百餘人晉三世亂國幾亡萬物能安乎且見士庶之家有犯及者不唯不安而已天威人禍幾無易種不可不講也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出乎大門而先如字絕句又悉徧反知音智

陳氏澔曰太王爰及姜女文王親迎于渭皆是敬而親之之道以至於有天下故曰先王之所以得天下

也大門女家之門也

姚氏際恆曰夫也者夫也下夫字當音扶扶持之義扶持云者能以其知帥人者也

姜氏兆錫曰親御婦車而授之綏則親比之禮見于外而親愛之心生于內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既有敬以明別又有親以明愛則肅肅雍雍身脩家齊而國與天下從之矣大王愛厥妃而王政行文王求淑女而王化溥先王之致成天下以是故也舊註親之也者二句爲親彼以使之親也咏敬而親之四字文義郤非大門女家之大門也先者壻車在前而女車

隨之也夫也者丈夫也丈夫以才智帥人而婦人三
從之義因以起矣
方氏苞曰哀公問篇全見家語而文小異家語親迎
者敬之至也記誤作親之也者親之也觀此篇承以
敬而親之益知當作親之也者敬之也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
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
爵坐以夫之齒
姜氏兆錫曰服玄冕致齊戒是事鬼神而通陰陽之
道也今昏禮將以主社稷承先祖故亦以此致其敬

也言社稷者舉事而言牢牲牢也先王以牢禮為尊卑之等而夫婦之禮共牢者明同也同尊卑者情從爵齒者義義與情準此所以同也

方氏苞曰男女配匹乃陰陽之始交家國之興衰于是乎兆先祖社稷之靈實式憑之故曰鬼神陰陽也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降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姜氏兆錫曰尚禮然謂古所尚之禮然也然其牢之禮三王所作而器皆用古者重始也盥潔饋食也食

餕餘是私以恩就主階是授以室

齊氏召南曰按厥明婦盥饋有脫誤以釋文證之是言别本厥明下無婦盥饋三字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姚氏際恆曰昏禮不用樂一段與曾子問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之義同幽陰之義以孝子思嗣親則思入于幽陰所以不用樂若用樂則氣象陽矣故曰幽陰之義也鄭氏謂欲使婦深思其義非也徐伯魯謂思嗣親于幽陰而感傷亦非嗣親豈是嗣于

幽陰耶人之序卽嗣親義天地合以下至此言昏義
記後昏義蓋拾此之餘也此可摘出以爲昏義一篇
陸氏奎勳曰程子云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
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据曾子問中孔子
有云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禮家遂指爲昏禮之常
試觀下文思嗣親也及三月廟見云云則孔子爲孤
子娶婦而言乃禮之變者耳其誤與前食饗無樂略
同皆不合于殷周之禮以愚論之樂必賜于天子周
禮大夫有判縣之樂士有特縣之樂惟賜之乃得用
之故士昏禮無作樂之文然昏之明日舅姑共饗婦

以一獻之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則言禮而樂亦該矣今必以士禮上律天子諸侯按士冠禮亦不言樂第于冠畢醴子以一獻之禮酬賓束帛儷皮而左傳襄九年晉侯宴公河上曰可以冠矣季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則諸侯之冠用樂不得以士冠禮為據而況于大昏乎而況天子迎后乎士相見禮亦無作樂之文不得謂兩君相見不用樂也卿大夫少牢饋食禮亦無一語及樂可竟云祭禮不用樂乎且天子諸侯婚

禮雖缺而房中之樂顯載燕禮何獨于大昏而過密
八音三百篇中如鵲巢何彼穠矣桃夭車舝皆屬新
昏詩有詩則必有樂唯禮家誤云昏禮無樂故采蘋
本美將嫁之女而以爲大夫妻能奉祭祀鵲巢本天
子昏禮所歌而以爲諸侯美天子則禮失而誤并及
于䜩經東晉升平元年太常王彪之定議迎皇后大
駕不應鼓吹自是以降五等之尊者禮當用樂輒闕
寂無聲士庶人之家分所當禁而反鼓吹喧闐笙歌
徹夜豈非乖違之甚者與
姜氏兆錫曰不樂者全昏時幽陰之義不賀者慎人

謹案代之序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

孔氏穎達曰此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皆謂

四時常祭也若其大祭祫周人仍先用樂故云司樂

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鄭云先奏六樂以致

其神而後祼焉推此言之虞氏大祭亦先用樂也故

鄭注大司樂引虞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

考來格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宗廟九奏之節熊氏

云凡大祭並有三始祭天以樂爲致神始以煙爲歆

神始以血爲陳饌始祭地以樂爲致神始以埋爲歆

神始以血爲陳饌始祭宗廟亦以樂爲致神始以灌爲歆神始以腥爲陳饌始案禮宗廟之祭先薦血後薦腥而云宗廟以腥爲陳饌始于義未安

姚氏際恆曰記文凡分別虞夏殷周之所尚亦以意爲行文如此不必深泥如謂有虞之祭尚氣而不尚聲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非尚聲乎孔氏謂記文爲四時常祭虞書爲大祫祭此曲說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推歷代祭之所尚而因明其求神之愼也尚用氣以用氣爲尚也初以血詔神于室次

膻腥爓于堂皆未熟而用氣此虞氏尚氣之實也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也

陳氏澔曰鬼神在天地間與陰陽合散同一理而聲音之感無間顯幽故殷之祭必先作樂然後出而迎牲于廟門之外

姚氏際恆曰此謂殷人尚聲者因那詩奏鼓磬管之文而云下謂周人尚臭者因生民詩香升居歆之文而云

姜氏兆錫曰牲未殺故臭味未成滌蕩其聲者宣播

之意也往廟迎牲之先必先作樂三終號呼而詔告
所謂先求諸陽也此殷祭尚聲之實也
方氏苞曰商頌那三闋之一也其二或在所逸七篇
內或用先代之樂周官大司樂祀先祖先妣皆舞先
代之樂是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
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
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灌用鬯臭絕句庾以鬯字絕句焫如悅反
羶依注為馨薌音香
盧氏植曰取草芬芳香者與秬黍鬱合釀之成必為

豐也

陳氏澔曰既奠以下是明上文焫蕭之時非再焫也

姚氏際恒曰陳用之曰言既灌然後迎牲既奠然後焫蕭是迎牲奠盎皆在既灌之後而焫蕭又在既奠之後祭義設燔燎羶薌見以蕭光在朝事之節而朝事之初有迎牲奠盎之禮祭義郊特牲之文雖異其事一也鄭以祭義所言爲朝事之焫蕭以郊特牲所言爲饋食之焫蕭非矣愚按陳說是已然第駁鄭之非尙未詳鄭之所以非也祭止有一朝事焫蕭卽祭義所謂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是也若饋食

則別無焫蕭之禮鄭見此文焫蕭在旣奠之後疑非朝事焫蕭而祭義之朝事焫蕭反無所屬乃以漢禮取牲膟膋燎于爐炭制肝于鬱鬯而燔之謂之朝事焫蕭其註禮器天子制祭詳本篇及下文詔祝于室坐尸于堂亦皆云然以實祭義之說則此處饋食焫蕭之說自堅矣其武斷欺世如此故祭義孔疏曰一祭之中再度焫蕭朝踐燔膟膋之時亦有蕭也此孔之曲徇鄭失也又鄭曰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据其說明是脂爲膻黍稷爲薌矣乃又以羶爲馨何耶吳幼淸曰鬱合鬯臭蕭合黍稷臭當作臭字

絕句鄭以臭字屬下句者非按臭字絕句乃釋文也
臭字屬下句乃庾氏非鄭氏也吳皆失考
姜氏兆錫曰灌者灌地以降神也鬯酒名也鬱鬱金
香草也其法釀秬黍爲酒擣鬱金和而合之香氣條
暢陰達于淵泉故未迎牲之先酌以灌地又以圭璋
爲瓚柄而用玉氣則陰氣無不致也此所謂先求諸
陰也蕭香蒿也羶血膋也薌卽黍稷也其法用香蒿
及血膋黍稷合而焫之氣臭羶薌陽達于牆屋故奠
尸禮畢將延尸蕭焫然後行之是乃次求諸陽也此
周祭尚臭之實也四臭字皆絕句石梁王氏從釋

文訓鬯灌降地此臭之陰蕭焫上達此氣之陽則連
下句爲義亦通
方氏苞曰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羶當如字牲之
脂膏羶也黍稷薌也與蕭同焫合羶薌也
任氏啟運曰灌有二王初灌后亞灌燎亦有二朝踐
用蕭合膟膋饋食又加黍稷使知牲殺及粢盛
齊氏召南曰石梁王氏曰四臭字本皆絕句然細別
之鬯灌之地此臭之陰者也蕭焫上達此臭之陽者
也釋文讀可從
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

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朱子語類安卿問魂氣歸于天與横渠反原之說何以別曰魂氣歸于天是消散了正如火烟騰上去處何歸只是消散了論理大槩固如此然亦有死而未遽散者亦有寃恨而未散者然亦不皆如此叔器問聖人死如何曰聖人安于死即消散

姜氏兆錫曰凡祭總上文而推其意也言殷周不言虞者省文也

齊氏召南曰凡祭愼諸此應屬上節

詔祝于室坐尸于堂用牲于庭升首于室直祭祝于主

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人
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陳氏祥道曰神主自在室祭迎尸入于室祼後迎牲
至庭告殺尸出于室坐戶西南面臨之祝乃取肝膋
燎于爐入詔神主于室以行制祭之禮于是升首于
室薦腥于尸前更延尸坐于室薦孰于主乃安尸而
祭之祭後祝又求神于廟門內明日繹祭畧同
陳氏澔曰詔祝于室謂天子諸侯之祭朝事時祝取
牲之膟膋燎于爐炭而入告神于室也坐尸于堂者
灌鬯後尸坐戶西南面也用牲于庭謂殺牲升首于

室升牲首也祭以薦孰爲正正祭時祝官以祝辭告于神主也祊有二一正祭時求於廟門內一明日繹祭祭于廟門外也

姚氏際恆曰禮器血毛詔于室卽本此詔祝于室也羹定詔于堂卽本此坐尸于堂也納牲詔于庭卽本此用牲于庭也于彼于此禮器指堂與祊言以堂該室庭此指堂室庭言而別以祊祭作惝怳之辭其文古其義賾則此爲勝矣故知禮器本此也詔祝于室坐尸于堂鄭氏謂朝事時是也但謂洗肝于鬱鬯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此以漢禮解禮器制祭之

文又以解制祭者解此文欲附會朝事饋食有兩焫蕭之說詳上陸農師不知其出于漢禮求其說而不得乃以爲殷禮

姜氏兆錫曰此又卽其求之之地以明之也室謂室之祊主或言家或言主互文也詔告也堂謂戸西南也用謂殺也直之言正祭以薦熟爲正謂之直祭也祊廟門也詩祝祭于祊是也按禮書祊主自在家祭時迎尸入于室祼後迎牲至庭告殺尸出于室坐戸西南面臨之祝乃取肝膋燎于爐入詔神主于室以行制祭之禮于是升首于室薦腥于尸前更延尸坐

于室薦熟于主乃妥尸而祭之最後祝又求神于廟門內明日繹祭畧同據此則詔祝于室其祭嘗在坐尸于堂用牲于庭之後今先言詔祝于室者重主也凡此豈好勞哉不知神在于彼乎在于此乎或諸遠于人乎祭于祊庶幾日求之于遠與極言其求之慎也

祊之為言倞也肵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

姚氏際恆曰倞鄭氏謂索方性夫謂强俱非郝仲輿謂掠尤非陳可大謂遠近之愚謂當是遠大之意尸

陳也謂象神而陳鄭氏謂宜爲主不宜爲陳亦非祊之爲言倞也至饗之也此是訓嘏長也至陳也此是詁

朱氏軾曰註以富爲嘏詞未是富饒也盛也品物富饒禮儀富盛主人以富致祭祖考祖考自報之以饒盛之福故曰富也者福也

姜氏兆錫曰此又承上章而雜釋祭禮之義也祊之爲倞承上求諸遠而言也所之爲敬尸有所俎以敬尸也富之爲福自嘏辭釋之也首之爲直升首而祭與神坐相直也相之爲饗相侑尸欲其享之也嘏之

爲長爲大嘏欲其長久且廣大也尸之爲陳陳其裳衣神所憑依也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

姚氏際恆曰左傳觀射父曰毛以示物血以告殺又曰祀以一純此似本之爲說既曰告全貴純則一牲而肺肝心皆祭無去此取彼可知故曰祭肺肝心貴氣主也月令以三者分配夏秋季夏近鑿鄭氏依明堂位不經之言分配夏殷周亦不可從也按祭義云

爲黍稷羞肺肝首心又特牲饋食云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又云賓長以肝從又云肵俎心舌少牢饋食亦同則凡祭于三者皆用之自可知又牲有五藏此言肺肝心者取其皆在上爲氣主脾腎在下不爲氣言故不言也肺尤在上故特牲少牢皆首舉之此文下亦云黍稷加肺唯言肺也不然依分時代牲藏有五而代止三若一併來更不知作何分配豈不可笑乎記文但云齊末云五齊鄭氏曰五齊加明水此誤執周禮解禮記也又曰則三酒加元酒也周禮無元酒此併誤解周禮矣

朱氏軾曰牲生也盛氣猶言生氣猶新殺也物之生以肺肝心爲主三者一有壞損則死矣故曰氣主也

姜氏兆錫曰殺牲時先以毛血告神者血在內是告幽也毛在外是告全也純者表裏皆善也物以血氣生而血由氣滋氣盡則血枯矣故血祭以表氣盛也氣主者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三者皆氣所舍也明水周禮司烜以陰鑑取于月之水也自日月而生故水火皆謂之明祭黍稷加肺者尸隋祭時之祭祭五齊加明水者正祭時之祭升首以上見前蓋形魄歸地屬陰故肺金與明水以陰物而報陰靈魂氣歸天

屬陽故燔燎與升首以陽物而報陽靈也

一方氏苞曰血祭盛氣也者牲方殺即薦血用其氣之方盛也

任氏啟運曰孔謂此燔燎在饋熟時恐是謂升首恐是朝踐時

明水涚齊貴新也凡涚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涚始銳反又作說絜音潔

陳氏澔曰凡涚新之也專主涚齊而言故下文又釋明水之義

姚氏際恆曰此釋上祭齊加明水之義明水涚齊即

祭齊加明水也觀此云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則周禮司烜所謂以鑒取明水于月者其妄可知矣

朱氏軾曰水取乎明齊取乎涚皆所以新之謂之明者以主人之潔誠藉此著見可知齊之涚亦以表潔也

姜氏兆錫曰五齊加明水者司烜所謂其明水也明水涚齊盛者司烜所謂取明水以其明盎也新猶潔也著即明也皆貴新潔之意而又分釋之者以見其自我新而明之也

方氏苞曰申主人句言主人明潔之心即著見于此水也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

姚氏際恆曰肉袒服之盡也孔氏曰言心雖內服外貌不盡今肉袒是服之竭盡孔意謂拜稽首外貌猶不盡以肉袒爲盡陳可大誤解其旨謂拜稽首言服順之誠在內今肉袒則內外皆服矣分拜稽首爲內肉袒爲外豈可通

姜氏兆錫曰服猶順也敬至而再拜以致服矣稽首

而服始盡蓋誠立于內禮達于外甚言其不盡也
祭稱孝子孝孫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
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孔氏穎達曰熊氏云諸侯大夫事祖禰之時亦稱孝
子孝孫事曾祖以上雖是內事則同于外稱故下曲
禮云諸侯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
是也此記不云某者略也
姚氏際恆曰稱曾孫某謂國家也鄭氏謂諸侯祀五
廟也于曾祖以上稱曾孫而已皇氏又補大夫三廟
亦得稱曾孫皆非按曲禮諸侯臨祭祀內事曰孝子

某外事曰曾孫某此言謂國家正與外事之說同又庾氏謂士賓主之禮相告以揖讓之儀祭祀之禮則是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善故詔侑尸者不告尸以讓是其無所與讓也此一說也陸農師曰相主婦也故曰盡其嘉而無所與讓也是之謂夫婦親之讓賓客之事也嘉夫婦之事也此一說也郝仲輿曰凡稱辭皆相禮者稱之稱孝稱曾不謙讓者主人自致子孫之敬盡禮儀之善相與其致盡不與其讓也此一說也按庾說謂不告尸以讓似牽強陸說謂相爲主婦尤鑿郝說謂相稱孝稱曾不謙讓稱曾豈得謂之不

謙讓愚意謂相是相祭祀之禮者祭祀雖用相然主人有時自致其敬盡其嘉而不復讓相之詔告也下腥肆三句亦皆貼主人說其義庶上下聯貫云

姜氏兆錫曰祭主于孝士祭稱孝孫孝子是義起于祭也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不但祭祖與禰而已其祭自曾祖以上故稱曾孫某是義起於國家也詔侑尸曰相相但詔侑而不詔尸以讓者以主人自致其誠敬盡其嘉善故尸無讓也

方氏苞曰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使顧名思義必盡其實然後臨尸而不怍也

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致其敬而已矣

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

姚氏際恆曰古者尸無事則立固是周人稱夏殷之禮然禮器遂謂夏立尸殷坐尸周坐尸必鑿分三代爲說而殷周又同此禮器之附會也

朱氏軾曰古者立尸令坐尸慮尸之不自安也故拜而妥之尸神象也尊之故妥安其坐必祝詔之者祝所以道達主人及神之辭令也

姜氏兆錫曰斝角皆爵名詔告妥安也神即尸也命

謂嘏主人之命也夏禮尸無事則立有飲食之事則坐故尸始舉斝角祝告主拜以安坐而其凡以主辭告神以神辭嘏主其祝之行禮類如將命然也

陸氏奎勳曰先儒謂在饋食時案天子諸侯祭自祀始尸服衮冕而入奏以肆夏席于室王以圭瓚酌鬱齊以祼凡后以璋瓚酌鬱齊以亞祼既祼獻豕王卽以肝洗于鬱齊燔之宰祭于王前於時尸旣卽席祝乃詔之安坐王以玉角酌元酒以獻尸后以玉斝酌淸酒以亞獻是之謂從獻乃所云舉斝角詔妥尸也家農師辨之甚詳今說徒以少牢特牲禮爲据不知

卿大夫無朝踐饋食禮故妥尸在酳尸前以下例上

謂禮之誤往往如此

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涚于清汁獻涚于醆酒猶明清

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

姚氏際恆曰按周禮司尊彝曰鬱齊獻酌卽此汁

獻涚于醆酒也曰醴齊縮酌卽此酌縮用茅也曰

盎齊涚酌卽此醆酒涚于清也又酒正五齊一曰

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又三

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淸酒觀司尊彝之文並

用二齊而又增鬱齊其襲記文處弊竇顯然故其言

率彿彷規模初無實義也鄭氏不悟反執周禮以解則惑之甚矣見虎賁貌類中郎似亦不誤乃直以虎賁爲中郎且舍中郎而從虎賁其可乎試詳其說記曰縮酌並非醴齊也鄭則以周禮醴齊縮酌謂泲醴齊以明酌又謂五齊醴尤濁欺世不已甚乎孔氏曰不言泛齊與醴齊同又曰其實泛酒亦濁可見終不能爲之掩護矣鄭又欲以明酌配事酒但以三酒之中事酒爲濁本文旣曰明酌不便以配事酒因而但曰事酒之上其辭遁又可見記曰醆酒並非盎齊也鄭則以周禮盎齊爲醆酒記言醆酒涗于清以醆酒

之濁也今鄭以清配清酒謂盎齊差清和之以清酒泲之亦謬也然終以清酒與盎齊不甚膠粘又曰盎齊必和之以清酒者久味相得若是則混清酒于昔酒并誤解周禮矣記曰汁獻涚于醆酒周禮本襲之以爲鬱齊獻酌鄭何以獨不合之爲說蓋有所不能也何也司尊彝分鬱齊醴齊盎齊爲三今既以醆酒爲盎齊若以汁獻涚于醆酒合于鬱齊獻酌不又以鬱齊爲盎齊乎故不能也于是謂獻讀爲莎有意與周禮鬱齊異爾然既謂事酒泲醴齊清酒泲盎齊何不并謂昔酒泲汁獻如是則使三酒整齊亦奚不可

蓋又有所不能也何也旣謂淸酒泲盎齊如其說則汁獻況于醆酒當是盎齊泲汁獻豈復得曰昔酒泲汁獻乎故又不能也于是爲之說曰不以三酒泲秬鬯者秬鬯尊也嗟乎鄭爲此狡獪伎倆而底裏終畢露若此復何益哉記謂舊澤之酒當時自必有說今不可考周禮襲此以爲昔酒鄭反以昔酒解舊澤之酒亦皆謬也或曰子之駁鄭披膚見髓得毋傷于刻乎曰欲明記文不得復顧註矣曰然則記文宜如何解曰記爲注疏塵封久矣今爲辨明則記文之眞面目悉出任人尋繹皆可自得何必復爲之訓詁乎

朱氏軾曰涚擾和使清也涚則可不縮縮則無事涚矣然涚之清必不如縮故變曰明酌也注疏解不如方氏王氏論較順獻讀如字尤當

陸氏奎勳曰汁獻金汁也涚于醆酒和以盎齊也周禮司尊彝鬱齊獻酌獻當如字讀不必依鄭注摩莎泲汁而讀爲莎

姜氏兆錫曰縮泲也謂醴齊濁必以茅覆藉而泲之也明酌注謂事酒也周禮酒正爲三酒一事酒二昔酒三清酒而事酒爲事而作其色清明故欲泲醴齊先用此和而泲之而後用茅泲之也醆酒盎齊也涚

所謂新之也清即清酒其酒冬釀夏成以盎齊差清用此和而泲之故不用茅也汁獻鬱鬯也秬鬯中有鬱金之汁故名又和以盎齊摩娑而泲之出其香汁也然當時此法已廢故言此泲醴齊以明酌泲醆酒以清酒泲汁獻以醆酒者猶今泲明清濁醆酒于舊醳之酒也舊陳也醳謂醳酒也泲醴齊盎齊用事酒清酒而泲汁獻獨用醆酒者疏謂五齊卑故泲用三酒秬鬯尊故泲用五齊也按注疏語如是考司尊彝掌凡尊彝之酌一曰鬱齊獻酌盖謂祼用鬱齊酌以獻之而已次曰醴齊縮酌謂朝踐用醴齊縮以茅而

後酌亦曰盎齊涚酌謂饋獻用盎齊涚以清酒而後酌又亦曰凡酒修酌修作滌謂諸臣之酢用凡酒則滌治而後酌也據此涚齊酒唯盎齊而醴齊但言縮酌鬱鬯但言酌獻皆不言所涚何也豈周禮約其緊而記文備其詳與學者互參之可也

方氏苞曰縮酌用茅者所以明潔此酒也縮而去其滓則明潔矣酒久故乃荆以新作者為清不知何者

又曰涚欲其清也當以濁者涚于清者不當以清者涚于濁者註疏辭意俱晦蓋酒陳久則愈清故以舊醳之酒明清與醆酒耳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姚氏際恆曰由用也辟除也用以攘除災禍也

陸氏奎勳曰鄭注改辟爲弭不如依字讀作辟除解

若月令國儺磔攘之類

姜氏兆錫曰此章類言祭之例而因指言齊之意以實之也祈猶求也如周禮祈福祥求永貞及祈年祈穀之類報猶答也如詩以社以方之類由用也謂用以消弭也如周禮弭災兵遠罪疾之類方氏曰由辟若月令磔攘用桃弧棘矢辟去不祥之類是也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馬氏端臨曰虞四時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其祭尙氣郊特牲云血腥爓祭用氣也法先迎牲殺之取血告於室以降其神然後用樂而行祭事其祭貴首夏時祭之名因有虞其祭貴心用昏禮禴神嘗烝亦因虞夏之制其祭尙聲郊特牲云臭味未成云云是也其祭貴肝用日出周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以禘爲殷祭名其祭尙臭郊特牲云灌用鬯臭鬱合鬯云云是也其祭貴肺用朝及闇

陳氏澔曰見其所祭精誠之感也

姜氏兆錫曰玄謂元衣元冠也承上文吉祭之爲道

雖自各有所屬而志初無所繫故其齊服用元乃以
致其陰幽之思而已猶曲禮視于無形聽于無聲及
書恭默思道之意也
齊氏召南曰按煙當作禋即大宗伯禋而注謂之禋
言烟周人尙臭烟氣之臭聞者也　又曰祊有二種
按注言此句是繹祭之祊此疏則以楚茨證之卽指
本日之祊疏是也

續禮記集說卷五十

浙江書局刊

瑞　清校

孫祖燕校

許頎儒校